

老轻院往事

| 钟演文 |

一张张老照片，泛着岁月的馨香，拂去岁月厚厚的封尘，唤醒了老轻院人的集体回忆，激活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年少往事。

小时候，走进老轻院大门，高高矗立在面前的是巨幅油画《毛主席去安源》的高大照壁，画面上主席手拿油纸伞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看向未来，长衫的一角在微风中轻轻扬起。这大概是我对老轻院最初的印象。

◆ 成长足迹

老轻院是孩子们的乐园。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春天，挖荠菜，挑马兰，捞蝌蚪，抓蜜蜂；夏天，摘葡萄，采无花果，粘知了；秋天，偷山芋，跟大孩子学烤山芋，半生半熟往嘴里塞，连脸上都吃得黑乎乎；冬天堆雪人，给雪人做一个美丽的造型。最难忘的是夏夜一闪一闪的萤火虫，把它们放到小小的玻璃瓶子里，用一根细细的丝线系住，挂在蚊帐正中间，听父亲讲各种有趣的故事，昏昏睡去，连美梦都是亮晶晶的。

有趣的故事往往伴随我们一辈子。曾有一小伙伴在微信群里回忆道：当年老轻院食堂后面有个放置咸菜的茅草屋，小伙伴们放学后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爬上茅草屋的顶部。茅草屋突然传出奇怪的响声，感觉身下的屋顶开始慢慢坠落，下沉速度越来越快，紧接着一声巨响，屋顶落地。小伙伴们个个吓蒙了。

巨大的响声引来食堂师傅一探究竟，看到大茅草屋突然坍塌，上面还趴着那么多灰头土脸的小孩，他冲过来说要抓我们找家长算账，吓蒙的小伙伴们此刻马上回过神来，爬起来迅速逃离“作案现场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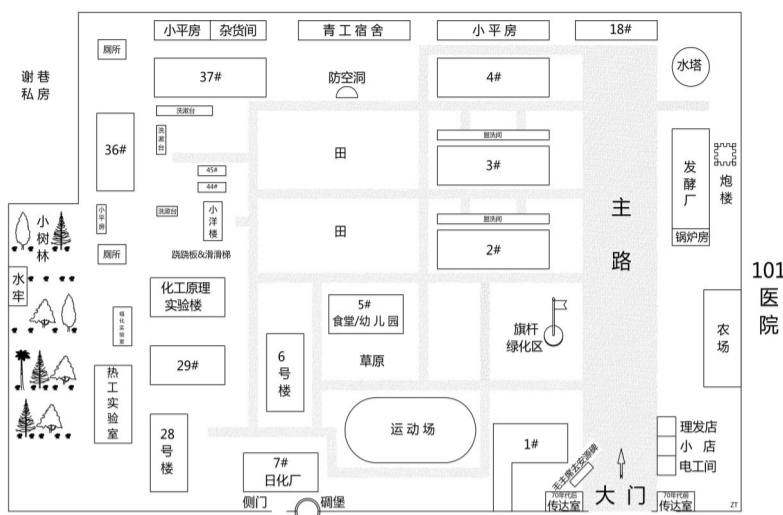
历历在目，仿佛如昨。住在大院里的孩子，一起长大，都是发小，都是同学，哥哥姐姐是同学，弟弟妹妹还是同学。老师也是共同的老师。老轻院孩子的绰号冠以“头”的比较多，什么“扎钩头”“老扁头”“大块头”“老老头”，每个顽皮孩子的绰号后面都有一堆可笑、流传甚广的故事。男孩们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“匪气”，做着猫嫌狗厌的恶作剧。父母亲之间可以政治观点不同，学术见解相左，但所有的芥蒂并不妨碍孩子们相互串门，嬉戏玩耍，一起上下学。

受父母的影响，孩子们大都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，阅读报纸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和《参考消息》是我们了解世界、丰富文学素养的重要渠道，同学爸爸订阅了《连环画报》和《富春江画报》，我们如获至宝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成为我们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
◆ 露天电影

我们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家家都没有电视机，一到晚上，无所事事的小伙伴们聚在一起便嘻哈玩闹，玩累了就一起呆呆地看月亮数星星。对孩子们来说，看露天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开心。

一台放映机，一块银幕布，一位放映员，构成了一个简单的放映场所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地质勘测队驻扎在老轻院，勘测队经常在大操场上放电影，小伙伴们急不可耐地扒拉几口晚饭，拿着马扎儿或小板凳，围坐在银幕的正反面，津津有味地看着各式各样的电影。一束白光，照亮宽大的白色银幕，好故事上演了。



聊天声、喧哗声、小孩子的哭闹声渐渐消失。电影《决裂》中有个经典桥段，讽刺教育脱离实际“马尾巴的功能”，被广泛传播，风靡整个大院。《英雄儿女》的电影让男孩子们一边看一边幻想着自己深入敌营，收发电报的场景：“洞么洞么，我是洞洞，听到请回答。”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看了不少，“消灭法西斯，自由属于人民”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经典台词。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那首旋律优美的经典插曲《啊，朋友再见》，几乎人人会唱，至今都是满满的回忆。

星星如棋，月光如诗。露天电影是一代人的记忆和精神食粮，影响深远，弥足珍贵。

◆ 传奇人物

王鸿生教授年轻时做过鲁迅儿子的家庭教师。他曾写下一篇回忆文章《生命中不期而遇的芬芳——在许广平先生家做家教的日子》，点点滴滴，文笔朴实，感情真挚，回忆了鲁迅先生去世以后，他在上海许广平家中担任周海婴家教的过往岁月。

博学的章克昌老师，我父亲一直对他称赞有加，风度翩翩，谦和儒雅，上世纪六十年代留学苏联，八十年代成为留美访问学者，一直是我们崇拜的偶像。

低调的老学者。其貌不扬，话语不多的居老头，身上绝对有做“地下工作者”的潜质。他主要负责门口矮碉堡里存放的各实验室所需药品的保管。药品都是英文标注。院里要编写英文版的化工词典，都要咨询、请教居老头，居老先生可称得上轻院化验室的奠基人。

暖心的好邻居。朱小琴阿姨是我们生活中一个特殊而亲切的存在。她有着纺织女工特有的大嗓门，带着温暖的的笑容，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。父母工作繁忙，没时间照料我们，只要小琴阿姨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包子呀馄饨啦，总也少不了我和哥哥一份，虽然她家里还有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。生活清贫，但人情富有。她的善良与热心，给我们带来的慰藉和感动，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最难忘记忆。

奇怪的老教授。我们居住在四号楼好多年，门前大路通向37号楼门口。记得有位住在37号楼的老教授，经常低头沿着这条路在寻找着什么，一边走一边把路边的小石子和小砖头捡起或踢掉，他不在乎别人诧异的眼神，只是专心地寻找着，寻找着，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。后来得

知，原来老教授的儿子视力不佳，戴着深度眼镜，老父亲担心儿子晚上下班骑车会摔跤，才有了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一幕奇怪而感人的场景了。父爱无言，厚重如山。

太多的故事，数不胜数，太多的身影，渐行渐远。听故事的人，成了讲故事的人；讲故事的人，终将成为故事里的人。

◆ 独特方言

语言，能激起一个人最原始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。不管在哪里，能唤起情绪共鸣的，可能就是乡音，它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颇具“魔性”的老轻院方言，便是老轻院人的共同记忆。

轻工业学院是南京工学院部分院系于1958年8月迁来无锡创办的。幼儿园老师并不会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大多操着浓重的南京口音，老师的口音直接影响着娃娃们说话的腔调和发音。不管父母亲是哪里人，来自何方，在家说何种方言，孩子们在一起不约而同就说老轻院话。这种方言以南京口音为基本语调，是集普通话、无锡话于一体的南腔北调，很神奇之处，它没有标准普通话中的卷舌音和后鼻音，却是我们老轻院和新大楼的伙伴们交流交谈的特有语言。

那抑扬顿挫的语调，那鲜明生动的语气，那随意随性的发音，都离不开老轻院这块沃土。大伙说话习惯以“阿”开头，典型的发音“阿是滴？阿行？”或者“你阿吃饭啦？你阿晓得啊？”亦或者“阿噫怪啊？哎呀，吓(he)人倒”，外人听起来非常奇怪，觉得“四不像”，以致我那些非老轻院同学经常嘲笑我们讲的是“苏北话”。引以为傲的方言被人鄙视，那滋味啊，“才不是呢，你阿懂滴”，连反驳的语气都带着特有的老轻院腔。

带着集体记忆和独特“文化编码”的方言，从时间深处走来，又迷失在岁月的沧桑里。现在只有小伙伴们见面时，还会自然而然地说起老轻院话，大家会在无锡话、普通话、老轻院方言之间自由切换，无需过渡，无需思考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情感寄托，已深深镌刻在了骨子里，流淌在了血液里，植根于我们生命之中！

◆ 逝去的老建筑

老轻院地标建筑，公认的、毫无疑问的，是孩子们常常玩耍和攀爬的地方——旗杆，它凝结了大家共同的

记忆。泛黄的老照片，不同年龄的小伙伴都曾有站在旗杆下的身影，稚气未脱，阳光正好，笑容灿烂，仿佛就是昨天的情景。

大家口中的一号楼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入口有罗马柱，山墙借鉴了西方建筑特色，厚厚的三七墙冬暖夏凉。据说曾是学校的行政楼兼图书馆，整个建筑气势不凡。

留在一代人记忆中的二号楼、三号楼、四号楼，曾经分别是学校的教学楼、实验楼和宿舍楼，清水灰砖墙、木地板结构，坚固耐用。

时光匆匆，旧时光里的老建筑都已随着城市变迁和土地置换而消失，包括发酵厂及后面的炮楼都拆了，都没啦。拔地而起的是一排排毫无特色的商品房。之前的轻工业学院和现在的江南大学，发酵工程一直蜚声中外，被称为中国发酵工程的诞生地。它的前期发展离不开老轻院发酵厂及工作人员的卓越贡献。

据校史记载，1937年秋天无锡沦陷，整个校区被日寇占领，成为日军兵营、京沪铁路日军指挥所。学校大食堂后面的岗哨楼，顶端有两个坑，一浅一深。老轻院的大水塔前身是炮楼，上面有机枪眼，坑洞、枪眼是鬼子用来封锁铁路留下的铁证。硝镪池是抗战时期日本人修筑的地牢，也是目前唯一尚存的遗迹。我们当时都很害怕这个地方，恐惧恐怖占据了我们年幼的心灵。

记得老轻院发酵厂里有个很高的方碉堡，门口有个很矮的圆碉堡，小树林里有日军留下的水牢，这些都是日军侵华的罪证，如果当初作为文物好好保留下来，办个博物馆，做成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，建个遗址公园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可惜都已成为往事。

一段凝固历史的消失，让我们这些曾经在这里生活和成长的老轻院人，倍感痛心和遗憾！值得深思的是：如何找到一种平衡，既能推动城市的不断发展，又能保护好城市的历史和文化，让城市在发展的同时，保留其独特的历史价值。

感情最深厚、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老轻院四号楼。我和家人及小伙伴们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。百米之遥，是我们居住的四号楼和沪宁铁路距离，中间隔了一些农田，四季作物的播种和收获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凭听觉我们就能知道驶过的是列车还是货车，倚在窗前痴痴地点数每列火车的节数，傻傻地猜想货车运载了什么货物，又将驶向何方。每当很长的货车驶过，连窗户都会发出抖动，电视信号也会受到干扰，呜呜的轰鸣声及火车和铁轨的摩擦声震耳欲聋。曾有亲戚来访，半夜被火车声惊醒，以为是地震，急急忙忙奔下楼去，后来一直成为我们的笑谈。我们搬离4号楼后，晚上再也听不到火车声，居然觉得不习惯，无法入睡。

101医院的军号声催着我们起床，大运河的汽笛声伴着我们入眠，火车轰鸣声助着我们成长。值得回味的年少记忆，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纯真岁月，更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人生风景。从亭亭玉立到落落大方，再到垂垂老去。

青春易逝，芳华不在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终究成为过去。漫漫人生路上，总有一些时光，在掌心静静流淌；总有一些故事，在记忆里永远定格；总有一些感动，在生命里永存。